

日本中青年學者

上古秦漢卷

中國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中青年學者

論

中國史

上古·秦漢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書承日本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刊行會贊助**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上古秦漢卷**

**劉俊文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漕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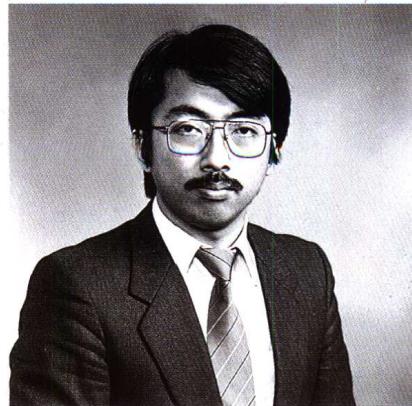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9.125 版頁9 字數418,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1787-X**

**K·184 定價：53.30元**



松井嘉徳



吉本道雅



高木智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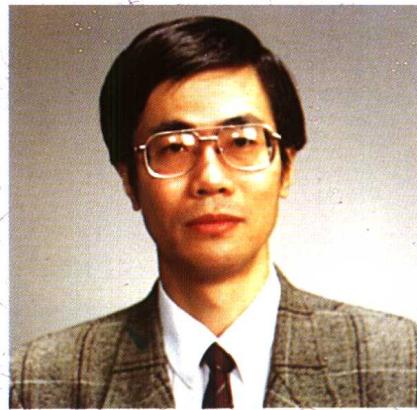
Kubota Akira



Kudo Motonobu



Echimura Michio



Hirashita Ryōtar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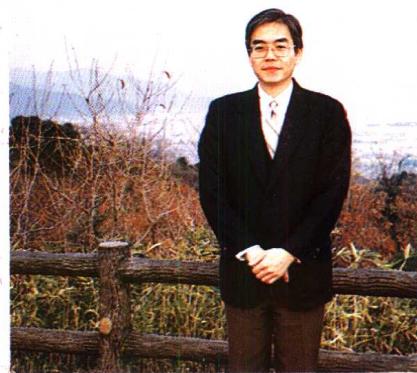
山田勝芳



藤田勝久



富谷至



渡邊信一郎

603-24/23

## 序

田餘慶

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將出版三卷本『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的論文選譯，全書約一百二十餘萬字。該書主編劉俊文君三年前編輯此書之時索序於我。劉君先已主編十卷本『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由中華書局出版，所收論文，作者為戰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名家和戰後年輩較早的著名學者。這次將要出版的三卷本，作者則是現在的中青年輩，是戰後成長的中國史研究界的新秀。從這個角度說，三卷本是十卷本的續編。十卷本有周一良先生所撰長篇序言，詳細論述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背景和所繼承的傳統，論述其研究的特徵以及出版該書的意義。周序豐富精當，實際上是十卷本與三卷本的共序。現在為三卷本再作序言，頗有蛇足之感，只好談一點題外話，表示我的祝賀和希望。

研究中國歷史，中日兩國史家本具有極為類似的傳統學風和研究方法。中國史界繼承的乾嘉考

據之學，曾經深深地影響日本史界。西學東漸，中日史家都要求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吸取歐洲近代史學之長。日本史界得明治維新之益，早於中國走上維新之路，提出了一些中國史研究的新課題，出了許多成果，對中國史界很有助益。從長遠說來，中日雙方對中國史的研究，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

本世紀早期，兩國史界碩學之士頗多學術交往。例如中國史家中最能推陳出新的王國維，據殷墟卜辭中所見王亥之名，考證亥爲殷之先公，並與羅振玉和內藤虎次郎有所商榷。後來王氏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等名篇問世，是研究殷商歷史的劃時代之作。王氏有詩贈內藤氏曰「多君前後相邪許」，即是指切磋學術而言。這是中日史學交流的佳話，這類佳話，在那個時期還有不少。

日本侵略中國，中日史家疏遠隔絕，失去正常聯繫。戰後，日本史界開明的朋友有過沉痛反省，主要是檢討史學屈從於軍部意志，爲侵華戰爭張目之害。這種真誠反省很受歡迎。戰後若干年，礙於局勢，中日史學界繼續處於隔絕狀態，正常學術交流久久未得恢復。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局面的展開，中日史界交往增多，理解加深，雙方史家都以此爲幸。但是由於隔絕太久，中國大陸日文圖書雜志短缺，語言文字障礙也暫難克服，中國史界對日本同行新的研究成果仍然不甚了了。上述十卷本和三卷本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選譯，就是在這種迫切需求之下編譯出版的。

三卷本譯著，書名中標出「中青年」，這是相對於十卷本作者年輩而言。實際上，三卷本的作者絕

大多數是已有相當資望的中年學者。時移歲轉，薪火傳承，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工作，大部分轉由今天的中年學者承擔，他們已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主力軍，而青年學者則是他們的後續力量。由此我想到了十卷本的作者，在他們寫出收入十卷本的那些論著的時候，也多是中年人，而他們的那些論著却不乏開山之作。中年學者學問日益成熟，精力充沛，思想敏捷，最能出新成果。十卷本論著的作者是這樣，三卷本論著的作者也當是這樣。三卷本裏所收文章，由主編者與日本史界多方商榷選出，是當今日本中青年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新成果的代表作，其中定有許多能够傳之久遠。這是我對本書書名的一點理解，它包含我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尊重之情。

當然，選本畢竟只能起選本的作用，不能代替廣泛的搜羅。但是有了這套選本引路，廣泛搜羅就更方便得多。

日本中青年中國歷史研究者對這套選本的編輯出版寄有厚望，切盼以之增進與中國史界、尤其是與中國中青年史界的交流。中青年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關鍵一代。所以我願趁此機會，向日本中青年史家介紹一點中國中青年同行的情況。

中國「文革」以後成長的一代史學人才，受過比較嚴格的完整訓練，富有開創精神，正在成熟之中，已逐漸成為各大學、各研究所以及其他史學事業的骨幹力量。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分別經歷過或正經歷着史學理論思潮熱、文化史熱、辭書工具書熱、古書今譯熱、古籍典制編修熱等等，從不同的實踐中鍛煉了自己，出了學術成果。只是由於時間匆促，工作不一定都做得精細。多數中青年史家各有

專攻。他們探索問題比較廣泛，方法比較多樣。經過反思，他們的學術思想大體趨於穩定。原來熟悉的政治思想和正確方法繼續得到保存發揚，各種有益的新思想、新方法正在被吸收消化。早幾年疏於思考的問題，如史學研究畢竟得依賴基本功，史學理論的正確性要靠研究成果來檢驗，等等，現在大體上已成為共識。他們大多認為，中國史學既不是回歸於概念化，也不是回歸於乾嘉，而是在加強功力、開拓視野的前提下重建務實學風，力求宏觀微觀結合，創造精新的史學成果。今天中國中青年史家中，肯定能出現一批出色人才，創造一批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研究成果。

中國的中青年史家很關心國內外史學動態。就外國史界而言，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尤其受到重視，因為中日史家學術交流的共同語言最多，交流的內容也可能最深最廣。目前，這種交流的潛在能量還有待發揮。我相信，十卷本和三卷本譯作相繼問世，將暫時緩解一些學術交流的困難。我還希望，這些論著的編譯出版，能夠促進在日本編譯出版一些中國史家的論著，幫助日本史界加深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瞭解。

一九九五年五月

## 編者識語

劉俊文

本書是拙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姊妹篇。《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所收日本學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出生的，本書所收日本學者則是在戰爭中或戰爭後出生的。日本東洋史學界稱這些戰爭中或戰爭後出生的學者為「新生代」。所謂「新」，一方面是說他們在日本經濟飛躍發展、世界民主潮流高漲的新時代中生長並接受教育，從而擁有與老一代學者不同的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另一方面是說他們有幸接觸到戰後湧現的無數新資料、掌握戰後開發的許多新手段，從而擁有與老一代學者不同的新的學術追求和研究方法。歲月推移，韶光流逝，戰爭前出生的老一代學者有許多已經故去，有不少已經息影史壇，還有一些即將退休。目前活躍在日本各大學及研究機構中的主要是「新生代」學者。他們不但是日本東洋史學的未來代表，而且是今天中日史學交流的主要對象。由此可見，以重點介紹新生代學者的學術成就為宗旨的本書的編譯出版，是

十分必要，十分有意義的。

我於一九九〇年冬提出編譯本書的設想，當即得到日本東洋史學界的廣泛支持。老一代學者谷川道雄先生、池田溫先生為促成此事發揮了重大作用，堀敏一先生、竺沙雅章先生則在本書的編選原則方面提供了大量中肯的建議。新生代學者氣賀澤保規等幾位先生組成《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刊行會，直接參與學者遴選、論文搜集及資金運籌等工作，成為本書的實際顧問和堅強後盾。而日本學術文化交流基金會的藤堂光順、坂元悅夫、八箇亨仁、河田育子、荒巻豊、山田伸吾、久德高秀、齊田利博、伸村正實、三木則之、石原開、八木暉雄、竹國友康、秋野博司、河合弘登、立花涼、鈴木亘、竹野伸博、大門卓、廣川徹、小松美彥以及崑崙書房、朋友書店、東方書店的諸位慷慨解囊所提供的寶貴的資金援助，則成為本書順利編譯出版的可靠保證。我在此謹代表本書的全體編譯同仁，向上述各位日本友人的學術熱情和文化道義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同時，也向積極支持本書的編譯出版的田餘慶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致謝。

我希望本書的編譯出版，將有助於我國的史學工作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瞭解日本東洋史學的成就與現狀，有助於我國的中青年學者和日本東洋史學界的新生代建立密切的交流關係，從而促進國際中國史研究的蓬勃發展。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於東京都立大學客席

# 目 錄

試論殷殷王室的構造	持井康孝（一）
西周鄭（奠）考	松井嘉德（四〇）
春秋國人考	吉本道雅（全）
關於春秋時代的軍禮	高木智見（二三）
戰國時代的城市和城市統治	江村治樹（一七〇）
楚王和縣君	平勢隆郎（二二三）
秦代審判制度的復原	柳山 明（三四六）
秦內史	工藤元男（二九六）
漢代的兩座刑徒墓	富谷 至（三一八）
漢代的財政運作和國家物流	渡邊信一郎（三七三）

均輸平準與桑弘羊

山田藤芳（四〇六）

漢代水利事業的發展

藤田勝久（四三七）

中國古代的水系和地域權力

鶴間和幸（四七二）

前漢時期縣長吏任用形態的變遷

紙屋正和（五〇五）

居延漢簡月俸考

佐原康夫（五三六）

後漢的選舉與地方社會

東晉次（五七一）

# 試論殷王室的構造

持井康孝

## 序　　言

殷王朝是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確認其客觀存在且年代最為久遠的王朝，大約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後半葉，以華北平原的西端（今河南省西北部）為其基礎地區興盛。該王朝，據文獻史料、出土文字史料和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推測，歷經十七代、略有三十王，約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其勢力範圍不僅限於黃河流域，在鼎盛時期還曾擴展到長江中、下游的華東地區。<sup>[二]</sup>

該王朝是以殷王室和其他氏族的擬定血緣關係為基礎紐帶，融政治、經濟、宗教為一體的氏族聯合體。其時在殷王和各氏族族長之間，設定有以已故殷王為共同父祖的擬定兄弟關係。<sup>[三]</sup>在史料中，疑為官職之名的詞語也多有出現，<sup>[三]</sup>使人推測該王朝內部已設置有一定的行政組織，儘管其具體機構及職能尚不得其詳。

可以明確的是，王朝的最高意志由卜筮確認，唯有王纔能對卜筮結果給予定奪。另一方面，經常為故王舉行祭禮，也是殷王的重要國事活動之一。王死後，厚葬於豪華壯觀的陵墓之中。此後便永遠

作為王朝諸氏族的父祖，又作為可以左右王朝命運的令人敬畏的祭祀對象而被頻繁祭祀。如此禮遇故王的根源，在於人們認為王在王朝秩序構造中所具有的作用，即使在冥冥之中也不會減失其效力。

有關殷王朝的基本構造和王的特殊作用，大致可作如上的理解。但問題的探討並不局限於此。作為產生於諸王的主體，又作為王朝成員諸氏族的中堅而與王朝的運作有深刻關係的殷王室，它具有怎樣的構造形態，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是本文的論旨所在。

毫無疑義，研究王室的構造，由諸王和血緣相近者構成的世系表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殷王室的情況也不例外。如同下節將要詳述的那樣，在殷諸王與其血緣相近者的名號之下，如大乙、武丁、妣戊等，必定帶有十干之一。十干在這種世系表裏的分佈狀態，是個十分奇異的現象。

首先注意到這一奇異現象的，是張光直氏。<sup>(一)</sup>他以此為分析對象，認為王室的構成來源於王室內部的特殊婚姻形態，從而對殷王室的構造提出了嶄新的見解：殷王室是由兩大支派與若干小支派組成的子姓父系氏族，兩大支派通過父方的交表婚配把其王位傳襲，每隔世代輪流執政。<sup>(二)</sup>此後關於這個問題，又出現了丁驥說。其說認為：在王室內部有兩組婚姻關係，即由甲、乙、戊、己、壬組成的A組和以丙、丁、庚、辛、癸組成的B組。祖甲之前的王室，在A、B兩組間通婚，所生之子以屬母方婚姻組的某一千名命名。祖甲以後，A、B兩組分別實行內部通婚，所生之子以不屬雙親婚姻組的某一干名命名。<sup>(三)</sup>又有劉斌雄設想：王室的構成因素是十個婚姻組，而這十個婚姻組又由兩個母系半族和五個父系後嗣羣組成，其婚姻關係極其整齊有序。<sup>(四)</sup>陳其南則認為：王室由根據輩份而分別分為兩組的兩個父系

半族構成。在此父系半族中，實行雙方交表婚和姊妹交換婚的婚姻配組。<sup>[八]</sup>最近，張氏本人又援用傑克·科蒂有關王權社會繼承制的論考，<sup>[九]</sup>發表了下述有關殷代王制的推斷：

(1) 殷代的政權為一個子姓王族所掌握。王族裏與王位有關的成員，在儀式上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羣。這個天干羣是祭儀羣、政治實體、王族內外婚單位的聯合體。

(2) 這個天干羣彼此結合，分為甲、乙、戊、己(A組)和丙、丁、壬、癸(B組)兩組。庚、辛超然於兩組之外。

(3) 王位的繼承法則是，實行於A、B兩組間的異代相續和實施於各組內的同代相續。

(4) 王執政，由不與王同組的人擔任輔佐。

(5) 新王的地位，通過具有勝任王位所需的健康與心智，屬於適合的世代，不在現王的天干羣內，其母又出自王族的男子相互競爭而確立。具體而言，新王的即位根據其人的軍事實力、政治勢力、體力智能及母親的地位決定。

(6) 在王族內部實行內婚時，也可以十干天干羣作為外婚單位。但在婚姻制上，看不出其一貫所在。<sup>[10]</sup>

通過諸王世系表所反映的各種現象具體展示殷王室的構造內涵，這是張光直氏的成就所在。右文所舉諸說中張氏的最新見解，也和將在本文提出的私見在基本觀點上有許多暗合之處。但在具體分析上述諸氏的見解之前，我對各氏的研究方法多少有些心存疑念。